



1 4  
1555  
52

52





門 4  
號 1555  
卷 52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魏 何晏 集解  
梁 皇侃 義疏

論語先進第十一

先進者此篇明弟子進受業者先後也所以次前者既還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先進次鄉黨也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註先

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購求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註苞氏曰將移風易俗歸之

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疏子曰至先進。云

子將欲還淳反素重古賤今故稱禮樂有君子野人之異也先進後進者謂先後輩人也先輩謂五帝以上也後輩謂三王以還也進於禮樂者謂其時輩人進行於禮樂者也野人質朴之稱也君子會時之目也孔子言以今人文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故為當世之君子也質則朴素而違俗是故為當世之野人也云如用云云者如猶若也若此方先後二時而用為教則我從先進者也所以然者古為純素故可從式。註先進至人也。云先進云云者時淳則禮樂損時澆則禮樂益若以益觀損損則為野人若以損行益益則為君子也云後進云云者此謂以益行益俱得時中故謂為君子也云先進云云者以今觀昔則有古風以古比今故為野人。註苞氏曰至從之

○先進比三王乃為古比結繩則為今故云近古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者也註鄭元曰言弟

子之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

其所也

疏子曰至者也。孔子言時世亂離非唯

亦失于時不復及仕進門也張憑曰道之不行命也唯聖人安時而處縱故不期於通塞然從我於陳蔡者何能不以窮達為心耶故感於天地將閉君子道消而恨二三子不及開泰之門也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

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疏德行至子夏。此章

所書竝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云德行云云者孔子門徒三千而唯有此以下十人名為四科



四科者德行也言語也政事也文學也德行爲人生之本故爲第一以冠初也而顏閔及二冉合其名矣王弼曰此四科者各舉其才長也顏淵德行之俊尤兼之矣范甯曰德行謂百行之美也四子俱雖在德行之目而顏子爲其冠云言語宰我子貢者第二科也宰我及端木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言語謂賓主相對之辭也云政事冉有季路者第三科也冉仲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政事謂治國之政也云文學子游子夏者第四科也言偃及卜商二人合其目也范甯曰文學謂善先王典文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侃案四科次第立德行爲首乃爲可解而言語爲次者言語君子樞機爲德行之急故次德行也而政事是人事之別比言語爲緩故次言語也文學指博學古文故此三事爲泰故最後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註孔安國

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可發起增益於已

也註子曰至不說○聖人爲教須賢啓發游參之徒聞言輒問是助益於我以增曉導而顏淵

嘿識聞言說解不嘗口諮於我教化無益故云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說也孫綽曰所以每說吾言理自元同耳非爲助我也言此欲以曉衆且明理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註陳

群曰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

善故人不得有非閒之言也註子曰至之言○閒

兄爲昆昆明也尊而言之也言子騫至孝事父母兄弟盡於美善故凡人物論無有非閒之言於子騫者也故顏延之云言之無閒謂盡美也



南容三復白圭註孔安國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

是其心慎言也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南容至

云南容三復白圭者復猶反也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是白玉有玷缺尚可磨治令其全好若人言忽有瑕玷則駟馬不及故云不可為也南容慎言語讀詩至白圭之句乃三過反覆修翫無已之意也云孔子云云者重明南容蒙孔子之姻其善非一故更記之也苞述云南容深味白圭擬志無玷豈與縲紲非罪同其流致猶夫子之情實深天屬崇義弘教必自親始觀二女攸歸見夫子之讓心也侃已有釋在公治長篇中也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

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季康子

○孫綽曰不應生而生為幸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侃謂此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舊有二通一云緣哀公有遷怒貳過之事故孔子因答以箴之也康子無此事故不煩言也又一云哀公是君之尊故須具答而康子是臣為卑故略以相酬也故江熙曰此與哀公問同哀公雖無以賞要以極對至於康子則可量其所及而答也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註孔安國曰顏路

顏淵之父也家貧故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槨子

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

不可徒行以為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吾以不可



徒行註孔安國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

大夫故言吾從大夫之後不可以徒行是謙之辭

也疏顏淵死至徒行。云顏淵死云云者顏路顏

賣以營櫛也。淵家貧死無櫛故其父就孔子請車

淵之德美稱於聖師喪予之感痛之愈深二三子

之徒將厚其禮路卒情而行恐有未允而未審制

義之輕重故託請車以求聖教也云子口云云者

孔子將不以車與之故先說此以拒之才謂顏淵

也不才謂鯉也言才與不才誠當有異若各本天

屬於其父則同是其子也云鯉也云云者既天屬

各深昔我子死我自有車尚不賣之營櫛今女子

死寧欲請我之車耶。繆協曰子雖才不可貧求備

雖不才而豐儉亦各有禮制之由父故鯉死也而

無櫛也云吾不云云者又解所以不為鯉作櫛之

由也徒猶步也言我不賣車而步行為子作櫛也

顏淵死子曰噫註苞氏曰噫痛傷之聲也天喪子天

喪子註天喪子者若喪已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疏顏淵死至喪子。云顏淵死子曰噫者噫痛傷

之聲也淵死遣使報孔子孔子傷痛之故云噫

也云天喪子者喪猶亡也予我也夫聖人出世必

須賢輔如天將降雨必先山澤出雲淵未死則孔

道猶可冀縱不為君則亦得為教化今淵既死

是孔道亦亡故云天喪我也劉歆曰顏是亞聖人

之偶然則顏孔自然之對物一氣之別形元妙所

以藏寄既道旨所由讚明敘顏淵死則夫子體缺

論語集注卷六

五



故曰天喪予噫諒卒實之情非過痛之辭將求聖賢之域宜自此覺之也繆播曰夫投竿測深安知江海之有懸也何者俱不究其極也是以西河之人疑子夏為夫子武叔賢子貢於仲尼非其類耶顏回盡形形外者神故知孔子理在回知淵亦唯孔子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註馬融曰慟哀過也從者曰子慟

矣子曰有慟乎註孔安國曰不自知已之悲哀過

也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慟註顏淵死至為慟○

慟者謂顏淵死孔子往顏家哭之也慟謂哀甚也既如喪已所以慟也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繆協曰聖人體無哀樂而能以哀樂為體不失過也云從者曰子慟矣者從者謂諸弟子也隨孔子往顏淵家有見孔子哀甚故云子慟矣云子曰有慟乎者孔子不目知慟故問

之有慟乎云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動者初既不  
自知又向諸弟子明所以慟意也夫人指顏淵也  
言若不為顏淵哀慟而  
應為誰 慟事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註禮貧富各有宜

顏淵家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也門人厚葬

之子曰回也視子猶父也子不得視猶子也非我

也夫二三子也註馬融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

門人厚葬之我不得制止也非其厚葬故云爾也

顏淵死至子也○云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者  
顏淵之門徒見師貧而已欲厚葬之一云是  
孔子門人欲厚葬朋友也云子曰不可者孔子止  
門人之厚葬故云不可也王弼曰有財死則有禮



無財則已焉既而備禮則近厚葬矣故云孔子不聽也云門人厚葬之者不從孔子言也范甯曰厚葬非禮故不許也門人欲厚葬何也緣回父有厚葬之意故欲遂門人之深情也云子曰云云者回事我在三如一故云視予猶父也我葬鯉無槨而不能止回無槨是視回不得猶子也云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者言此貧而過禮厚葬非是我意也故是夫二三子意也二三子則顏路亦在其中也范甯曰言回雖以父事我不得以子遇回雖曰師徒義輕天屬今父欲厚葬豈得制止言厚葬非我之教出乎門人之意耳此以抑門人而救世弊也○註非其厚葬○非猶鄙薄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註陳群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荅也○疏季路問至知死○云季路問事鬼神者外教無三世之義

見乎此句也周孔之教唯說現在不明過去未而子路此問事鬼神政言鬼神在幽冥之中其云何也此是問去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言人事易汝尚未能具何敢問幽冥之中乎故云焉事鬼云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言問人日以後死事云何也云曰未知生焉知死者上不荅之也言汝尚未知即見生之事難明又焉豫問知死沒也顧歡曰夫從生可以善死盡人可

閔子騫侍側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註鄭元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也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註孔安國曰不得以壽終也○疏閔子騫至死然○云閔子騫侍側閔



明子騫侍於孔子座側也。問：中正也。子騫性中正也。云：子路行行如也者，亦侍孔子座側也。行行，剛強貌也。子路性剛強也。云：冉有子貢侃侃如也者，此二人亦侍側也。侃侃和樂也。二子並和樂也。云：子樂者，孔子見四子之各極其性，無所隱情，故我亦權樂也。云：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者孔子見子路獨剛強，故發此言也。田子路名也。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鄭元曰：長府，藏名也。藏財貨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也？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註：王肅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

作也。魯人至有中。云：魯人為長府者，魯人為政更造作長府也。云：閔子騫曰：云云。云：子騫譏魯人也。仍，因也。貫，事也。言為政之道，因舊事自是如之。何，何必須與有所改作耶？如之何，猶奈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夫人指子騫也。言子騫性少言語，言語必中於事理也。註：藏財貨曰府。財貨錢帛也。藏錢帛曰府，藏兵甲曰庫也。

子曰：『由之鼓瑟，奚為於丘之門？』註：馬融曰：言子路鼓瑟不合雅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未入於室也。註：馬融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

不解，謂孔子言為賤。子路故復解之也。註：子曰：至云：子曰：云云者，子路性剛，其鼓琴瑟亦有壯氣。孔子知其必不得以壽終，故每抑之。汝鼓瑟得在於



我門我門文雅非用武之處也故自稱名以抑之也奚何也侃謂此門非謂孔子所往之門故是聖德深奧之門也故子貢答武叔曰得其門者或寡也云門人不敬子路者門人見孔子譏便不復敬子路也云子曰云者孔子見門人不敬子路故又為解之也古人當屋棟下隔斷為窗戶之外曰堂窗戶之內曰室孔子言子路為弟子才德已大雖未親入我室亦已登升我堂未易可輕慢也若近而言之即以屋之堂室為喻若推而廣之亦謂聖人妙處為室處為堂故子路得堂顏子入室故下章說善人云亦不入於室是也所以此前言入於門而門人不敬為其不敬故引之於堂也。註馬融曰至解之也。孔子譏瑟本非謂子路可輕政在於行耳而門人不達斯意承而慢之孔子解說之也

子貢問曰師與商也孰賢乎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孔安國曰言俱不得中也曰然則師愈與子曰

過猶不及也詎愈猶勝也子貢問至及也云

張商子夏也孰誰也子貢問孔子欲辨師商誰為賢勝也子子曰師也過者過謂子張性繁冗為事好在僻過而不止也云商也不及者言子夏性疎闊行多不及而止也云曰然則師愈與者愈勝也子貢又問若師為事好過則為勝耶云子曰過猶不及者答言既俱不得中則過與不及無異也云過猶不及也江熙云聖人動為物輒人之勝否未易輕言兩既俱未得中是不明其優劣以貽於來者也

季氏富於周公註孔安國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也註孔安國曰冉求為



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攻之可也註魯元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

責也註季氏至可也。云季氏富於國公者季氏

謂為周公也蓋周公曰之後也天子之臣食采於周魯為公故

大故馬公官諸侯之臣地狹祿小季氏官貧而

今儲儲遂勝天子臣故云季氏富於周公也云而

求也云云者求再求也季氏已富而求時仕季氏

為季氏邑宰又助斂聚急賦稅以附益季氏之富

也云子曰非吾徒也者徒門徒也孔子言冉求昔

雖是我門徒而我門徒皆向仁義今冉求遂為季

氏急聚斂則非復吾門徒也故禮云孟獻子曰百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畜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言盜臣乃傷財而聚斂之臣則傷仁義傷財不

如傷仁義云小子云云者小子門徒諸弟子也攻

治也求既為季氏聚斂故孔子先云非復我門徒

又使諸弟子鳴鼓治之也所以鳴鼓者若直爾而

治不言其過則聞之者局故鳴鼓而且言之則聞

者眾也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得匡救

匡救不存其義屈故曰非吾徒也秋譏於求所以

深疾季氏子然問明其義也。註孔安國曰至上

也。天子之宰即謂冢宰也冢宰是有事之職故

云卿士也。註孔安國曰至稅

也。急賦稅謂斂民下財帛也

柴也愚註弟子高柴也字子羔愚愚直之愚也參也

魯註孔安國曰魯鈍也會子遲鈍也師也僻註馬

融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也由也彥註鄭

元曰子路之行失於反彥也子曰回也其庶乎屢



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唯財貨  
 是殖憶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勸賜也一日屢猶每  
 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  
 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  
 者唯回懷道深遠不虛心不能知道子貢無數子  
 病然亦不知道者雖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  
 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柴也至屢中云柴也  
 有累也柴弟子也其累在於愚也王弼云愚好仁  
 過也云參也魯者參曾參也魯遲鈍也言會子性  
 遲鈍也王弼云魯質勝文也云師也師者師子張  
 也子張好文其故云僻也王弼云僻師過差

云由也嗔者由子路也子路性剛失在嗔也王  
 弼云嗔剛猛也子曰回也其庶幾乎空者記者  
 上列四子病重於先自此以下引孔子與顏子  
 精能於後解此義者凡有二通一云庶幾也屢  
 每也空窮賈也顏子庶幾於幾故遺忽財利所以  
 家每空貧而單瓢陋巷也故王弼云庶幾慕聖忽  
 忘財業而數空賈也又一通云空猶虛也言聖人  
 體寂而心恒虛無累故幾動即見而賢人不能體  
 無故不見幾但庶幾慕聖而心或時而虛故曰屢  
 空其虛非一故屢名生焉故顏特進云空非回所  
 體故庶而數得故願歎云夫無欲於無欲者聖人  
 之常也有欲於無欲者聖人之分也二欲同無故  
 全空以日聖一有一無故每虛以稱賢賢人自有  
 觀之則無欲於有欲自無觀之則有欲於無欲虛  
 而未盡非屢如何大史叔明中之云顏子上賢體  
 具而微則精也故無進退之事就義上以立屢名  
 按其遺仁義忘禮樂墮支體黜聰明坐大通此  
 忘有之義也忘有頓盡非空如何若以言人驗之







非時而富之亦非清虛之七故亦不知大道  
云亦所以不慮心也者遠事幸中及家富榮心所  
以並不慮心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國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退舊迹而已亦多少

能創業然亦不能入於聖人之奧室也子曰論篤

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論篤者謂口無擇言

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

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為善人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者此問善人非聖人也問其道  
云何而可謂為善人也云子曰不踐迹者善人

之法也踐循也迹舊迹也言善人之道亦當別宜  
創建善事不得唯依循前人舊迹而已云亦不入  
於室者又雖有創立而未必使能入聖人奧室也  
能入室者顏子而已云子曰云者此亦善人  
之道也當是異時之問故更稱子曰俱是善善故  
共在一章也篤厚也言善人有所論說必出為厚  
謹敬之辭也故云論篤是與也又能行君子之行  
故云君子者乎又須顏色莊嚴故云色莊者乎  
註孔安國曰至室也。創業謂創仁義之業也聖  
人之奧室即前云子路升堂矣未入於室是也。  
註論篤至人也。云論篤者謂口無擇言者擇者  
除塵取好之謂也論篤是言語并善故復無可擇  
之言也云君子者云云者所行皆善故無鄙惡也  
然此注亦與上互也云色莊者云云者威而不猛  
是也云言此云云者三言行色也云必備三皆  
可為善人明若能有一則亦可為善人不必備三  
也殷仲堪云夫善者淳穆之性體之自然雖不擬  
步往迹不能入闕奧室論篤質正有君子之一致



子路問聞斯行諸註菴氏曰賑窮救乏之事也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註孔安國曰富

白父兄不可得自專也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

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

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感敢問

註孔安國曰惑其問同而答異也子曰求也退故

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註鄭元曰言冉有性謙退

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註子路

問至

退之。云子路問聞斯行諸者斯此也此此於賑

窮救乏之事也諸之也子路問孔子若聞有周窮

救乏事便得行之不乎云子曰有父兄在者人子

無私假與故若有事必先啓告父兄也云如之何

其聞斯行之者既由父兄故已如何問而行之乎言

不可也云冉有問聞斯行諸者與子路問同也云

子曰聞斯行之者此答異也言聞而即行之也云

公西華云云者公西華疑二人問同而答異故先

領二人之問答也此領子路問答也云求也云云

者此領冉有之問答也求冉有名也云赤也惑者

惑疑惑也二人問同而孔子答異故已生疑惑赤

公西華名也云敢問者敢果敢也既惑其深故果

敢而問之云子曰求也退故進之者答所以答異

義也言冉求謙退故引之令進所以不云先白父

兄也云由也兼人故退之者言子路性行兼人

好在率爾故抑退之必令白父兄也或問曰禮若

論語集注卷六

古



大小大者車馬小或一食若其大者必諮小可專  
行而由施無大小悉竝不諮求大小悉諮今故抑  
由之不諮欲令其竝諮引冉之必諮令其竝不諮  
也但子路性進難抑而不慮其退冉求性退難引  
不嫌其過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註孔安國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

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註苞

氏曰言夫子在已無所敢死也註子畏至敢死

淵後者猶是前被匡人誤圍時顏淵與孔子俱為  
匡圍孔子先得出還至家而顏淵後乃得出還至  
也云子曰吾以汝為死矣者淵後至而孔子云汝  
不還我言汝當死於匡難中云曰子在回何敢死  
者顏淵之荅其有以也夫聖賢影響如天降時雨  
山澤必先為出雲孔子既在世則顏回理不得死

死則孔道便絕故淵死而孔云天喪子也庚翼云  
顏子未能盡窮理之妙妙有不盡則不可以涉險  
津理有未窮則不可以冒屯路故賢不遭聖運否  
則必隱聖不值賢微言不顯是以夫子因畏匡而  
發問顏子體其旨而仰酬稱入室為指南啓門徒  
以出處豈非聖賢之誠言互相與為起子者也李  
充云聖無慮之悔賢無失理之患而斯言何與  
乎將以世道交喪利義相蒙或殉名以輕死或昧  
利以苟生苟生非存理輕死非明節故發顏子之  
死對以定死生之命也註孔安國曰至後也  
於圍中相失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註孔安國曰季子

然季氏之子弟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也子

曰吾以子為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註孔安國曰



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間安足為大臣乎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其臣矣註孔安國曰言備臣數而已也曰然則從之者與註孔安國曰問為臣皆當從君所欲耶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註孔安國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為大逆也註季子然問至從也云季氏家之子弟也時仲由冉求仕季氏家季子然自可謂大臣不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因答而拒之也子指子然也言子今所問是異事也所以是異事之問者由求非大臣而汝云可謂大臣故謂汝為異事之問也云曾由與求之問者此是舉異問也

會猶則也言汝問所以是異者則問由與求是異問也云所謂云云者此明大臣之事也以道事君謂君有惡名必諫也不可則止謂三諫不從則越境而去者也云今由云云者言今由求二人亦不諫諫若不從則亦不去不可名此為大臣乃可名為備具之臣而已也云曰然則從之者與者子然聞孔子云二人不為大臣故更云既不以道及不可則不止若如此者其君有惡事則二人皆從君為之不止云子曰云云者言雖不諫不止若君有獄上之事則一人亦所不從也孫綽云二子者皆政事之良也而不出其臣之流所免者唯弑之事其罪亦豈少哉夫抑揚之教不由乎理將以深激子然以重季氏之責也註協稱中正曰所以假言二子之不能盡諫者以說季氏雖知貴其人而不能極其言也註孔安國曰至問之也註孔安國曰謂子問異事耳云謂汝所問為異事之問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註苞氏日子

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賊害人也子路曰有

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註孔安國

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亦學也子曰是故惡夫

佞者註孔安國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

窮者也註子路至佞者註云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欲使子羔為季氏邑宰也註云子曰賊夫人之子者

賊猶害也夫人之子指子羔也孔子言子羔習學

未習熟若使其為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為罪累所

及故云賊夫人之子也張憑云季氏不臣由不能

正而使子羔為其邑宰直道而事人焉往不致弊

枉道而事人不亦賊夫人之子乎註云子路曰云云

者子路云既邑有民人社稷今為其宰則是習治

民事神此即是學亦何必在於讀書然後方謂為

學乎註子曰云云者孔子以此語罵子路也註按口

才也我言子羔學未習熟所以不欲使之為政而

汝仍云有民神亦是學何必讀書此是佞辨之辭

故古人所以惡之也註協云子路以子羔為學藝

可仕矣而孔子猶曰不可者欲令愈精愈究也而

于時有以佞才惑世竊位要名交不以道仕不由

學以之宰牧徒有民人社稷比之子羔則長短相

形子路與茲以對者所以深疾當時非美之也夫

子善其來旨故曰是故惡夫

佞者此乃斥時豈識由乎

子路曾皙註孔安國曰曾皙曾參父也名點也冉有

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無吾以也註

孔安國曰言我問汝汝無以我長故難對也居則



曰不吾知也註孔安國曰汝常居云人不知己也  
如或知爾則何以哉註孔安國曰如有用汝者則  
何以爲治乎子路卒爾而對註卒爾先三人對也  
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  
饑饉註苞氏曰攝攝迫乎大國之間也由也爲之  
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註方義方也夫子  
哂之註馬融曰哂笑也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註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里小國治之而已也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也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註孔安國曰求自云  
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以待君  
子謙之辭也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  
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註鄭元曰我  
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  
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黜爾何如鼓瑟  
希註孔安國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舍瑟  
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註孔安國曰置瑟起



對也撰具也為政之具也鏗爾者發器之聲也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註孔安國曰各言己志於義無傷之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得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註苞氏曰暮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者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冠者五六月童子六七月人浴於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註周生烈曰善點之獨知時也三子者出會齊後會齊曰夫三子者之言

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吾子何哂由也子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註苞氏曰為國以禮禮道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也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如之何註孔安國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也為之小相孰能為之大相註孔安國曰赤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註子路至云子路云云者此四弟子侍孔子坐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將欲令四子言志故先說此言以勸引



之也爾汝也言吾今一日年齒長大於汝耳汝等  
 無以言吾年長而不敢言己志也云居則曰不吾  
 知也者居謂弟子常居時也吾弟子自謂也言汝  
 等常居之日則皆自云無知吾者也云如或云云  
 者言汝或有人欲知用汝等汝等則志各欲何為  
 治哉云子路卒爾而對者禮侍坐於君子君子問  
 更端則起而對及宜願望而對而子路不起又不  
 顧望故云卒爾對也卒爾謂無禮儀也云曰千乘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者此子路言志也千乘大國  
 也言迫也大國又大有迫於乘者也言己願得治於  
 大國而此大國又有迫於乘者也言己願得治於  
 國狹己國於中也云加之師旅者言他大國以  
 師旅兵刃加陵於己所治之國也云因之以饑饉  
 者乏穀為饑乏菜為饑言己國既被四方大國兵  
 陵又自國中因大荒饑也云由也為之者為猶治  
 也言己國以為他兵所加又荒饑日久由願得此  
 國治之云比及云云者比至也言由治此國至於  
 三年而使民人皆勇健又皆知禮義方也云夫子

爾何如者哂笑也孔子問子路之言而笑之也云求  
 冉求汝志何如也云對曰方六七十里者求言志  
 也言願得國地方六七十里者而已治之也云如  
 五六十者意又自嫌向所言方六七十里者如五  
 退言如方五六十里者也云願六七十里者如五  
 六十大者已欲得其小也云求也云云者言己願  
 治此小國若至三年則能使民人足也云如其禮  
 樂以俟君子者又謙也言己乃能足民而已若教  
 民之禮樂則己所不能故請俟君子為之也云赤  
 爾何如者求答己竟故更問公西華也云對曰云  
 云者赤答也非曰猶非謂也答曰己非謂自能願  
 從此而後學為之也云宗廟之事如會同者此以  
 下並言願所學之事也宗廟之事謂人君祭祀之  
 事如會同諸侯有會同之事時也云端章甫願為  
 小相焉者端元端之服也章甫謂章甫之冠也言  
 願君有祭祀及會同之禮云黻爾何如者赤答既竟又  
 也為小相相君之禮云黻爾何如者赤答既竟又



同會習也云鼓瑟希者鼓猶彈也希疎也點政彈  
瑟既得孔子之問將思所以對之言故彈瑟手遲  
而瑟希也云爾舍瑟而作者鏗投瑟聲也舍投  
也作起也點思所對之辭將欲仰答故投瑟而起  
對也起對者禮也點獨云起則求亦起可知也云  
對曰云云者其具也點起而對云己所志者異於  
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聞點志異故云人姓所志  
各異亦何傷乎汝但當言之云曰暮春者春服既  
成者此點言志也暮春謂建辰夏之三月也年有  
四時時有三月月初月為孟次者為仲後者為季季  
春是三月也也不云季春而云暮春者近月末也月  
末其時已暖也春服成者天時暖而衣服單給者  
成也云得冠者五六人者已加冠成人者也五六  
者趣舉其數也云童子六七人者童子未冠之稱  
也又有未冠者六七人也或云冠者五六五六三  
十人也童子六七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六  
十合為七十二人也孔門升堂者七十二人也云

浴乎沂者沂水名也暮春者既暖故與諸朋友相  
隨往沂水而浴也云風乎舞雩者風風涼也舞雩  
請雨之壇處也請雨祭謂之雩雩吁也民不得雨  
故吁嗟也祭而巫舞故謂為舞雩也沂水之上有  
請雨之壇壇上有樹木故入沂浴出登壇庇於樹  
下逐風涼也故王弼云沂水近孔子宅舞雩實在  
其上壇有樹木游者託焉也云詠而歸者浴竟涼  
罷日光既稍晚於是朋友詠歌先王之德歸還孔  
子之門也云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者孔子聞  
點之願是以喟然而歎也既歎而云吾與點也言  
我志與點同也所以與同者當時道消世亂馳競  
者衆故諸弟子皆以仕進為心唯點獨識時變故  
與之也故李充云善其能樂道知時道遙游詠之  
至也夫人各有能性各有尚鮮能舍其所長而為  
其所短彼三子者之云誠可各言其志矣然此諸  
賢既已漸染風流食服道化親仰聖師誨之無倦  
先生之門豈執政之所先乎嗚呼遠不能一忘鄙  
願而暫同于雅好哉諒知情從中來不可假已唯

論語集注卷之六

王





曾生超然獨對揚德音起于風儀其辭精而遠其  
 指高而適臺臺乎固盛德之所同也三子之談於  
 茲陋矣云三子者出者子路求赤三人見孔子與  
 點故已並先出去也云會哲後者在後未去云會  
 哲曰云云者皆既雷後故問孔子也言向者三子  
 所言之其理如何也云子曰云云者孔子答言三  
 子之言雖各不同然亦各是其心所志也云曰吾  
 子何陋由也者豈呼孔子為吾子也點又云若各  
 親是言志則孔子何獨笑子路也乎故云何也云  
 子曰云云者答笑子路之所由也言我笑子路非  
 笑其志也政是笑其卒需不應故耳夫為國者必  
 應須禮讓而子路既願治國而卒爾其言無所謙  
 讓故笑之耳云唯求云云者孔子更證我笑非笑  
 子路之志也若笑子路有為國之志則冉求亦是  
 志於為國吾何獨不笑耶既不笑求豈獨笑子路  
 乎故云唯求非邦也與言是邦也安見方六七  
 如五六十非邦也者亦云是邦也云唯赤云云者  
 又引赤證我不笑子路志也赤云宗廟會同會同

即是諸侯之事豈曰非邦而我何獨不笑乎又明  
 笑非笑志也云赤也云云者又因不許赤謙也言  
 赤之才德云自願為小相若以赤為小誰堪大者  
 乎赤又是自明己不笑之故因美之也註馬融  
 曰哂笑也。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故謂哂  
 為笑者也。註鄭元曰至禮者。云宗廟之事謂  
 祭祀者四時及禘祫皆是也云諸侯時見日會殷  
 見日同名周禮六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  
 而時見日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庭服者至將有  
 征討之事則因朝覲下命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  
 發禁亦隨其方若東方不服則命與東方諸侯共  
 征之此是時見日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  
 有事故則六服諸侯來京師朝王受法此是殷  
 覲日同也而鄭元注云殷覲日同者周禮又有時  
 聘日問殷覲日視流是諸侯遣臣來京師也王有  
 是時聘日問也又元年六服唯侯服獨來朝京師  
 人少故諸侯並遣臣來京師視王是殷覲日視也



鄭元云殷見曰同者廣規見之言通也云端元端  
云云者章甫殷冠也然周家諸侯日視朝之服服  
縞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容是  
周未禮禮者也云小相謂相君禮者者宗廟及會  
同皆是君與而已願相之耳。註孔安國曰至讓  
也。徒猶真也言求等所言皆是諸侯事與子  
路猶是一黨業耳笑  
者本是其不讓也

論語顏淵第十二 顏淵孔子弟子也又為門徒

之冠莫過顏淵故 顏淵次先進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註馬融曰克己約身  
也孔安國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為仁矣一日克

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馬融曰一日猶見歸況終

身乎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註孔安國曰行善在

己不在人者也顏淵曰請問其目 註苞氏曰知其

必有條目故請問之也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註鄭元曰此四者克己復禮

之目也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註王肅曰

敬事此語必行之 註顏淵問至語矣云顏淵問

子曰云云者姓猶約也復猶反也言若能自約儉

己身返反於禮中則為仁也于時為奢泰過禮故

云禮也一云身能使禮反返身中則為仁也范甯

云克責也復禮謂責克己失禮也非仁者則不能  
責己復禮故能自責己復禮則為仁矣云一日云  
云者更解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之義也言人君若

論語集注卷之六

重



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也范甯云亂世之主不能一日克己故言一日也云為仁云云者行仁一日而民見歸所以是由己不由他人也范甯云言為仁在我豈俟彼為仁耶云顏淵曰請問其目者淵又請求克己復禮之條目也云子曰云云者此復禮之日也既每事用禮所以是復禮也云顏淵曰云云者回聞條目而敬受之也敏達也斯此也言回雖不達仁禮之理而請敬事此語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註孔

安國曰為仁之道莫尚乎敬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註苞氏曰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疏**仲弓問至語矣。云仲弓問仁者亦諮仁也云子曰云云者亦答仁道也言若行出門恒起恭敬如見大賓見大賓必起敬也又若使民力役亦恒用心敬之如承事大祭大祭郊廟也然范甯云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舉動使民事如此也傳稱曰季言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己及物則為仁也先二事明敬後一事明恕敬二事乃為仁也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在邦為諸侯也在家為卿大夫也既出門及使民皆教又恕己及物三事並是故為民人所懷無復相怨者也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註孔安國曰訥難

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犁也曰其言也訥斯可謂之仁已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註孔安國



日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司馬牛問至

問仁者司馬牛是桓魋弟也亦問仁也云子曰仁者其言也訥者答之也訥難也古者言之不出恐行之不逮故仁者必不易出言故云其言也訥云仁道既深不得輕說故言於人仁事必為難也王弼曰情發於言志淺則言疎思深則言訥也曰其云云者牛又疑云言語之難便可謂此為仁乎一云不輕易言於仁事此便可謂為仁乎云子曰云云者又答也為猶行也凡行事不易則言語豈得妄出而不難乎又一云行仁既難言仁豈得易故江熙云禮記云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勉於仁者不亦難乎夫易言仁者不行之者也行仁然後知勉仁為難故不敢輕言也註牛宋人弟子司馬犂也犂牛名也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註孔安國曰牛

兄桓魋將為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日不憂不懼斯可謂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註苞氏曰疾病也內省無罪惡無所可

憂懼也司馬牛問至何懼云司馬牛問君子也君子坦蕩蕩故不憂懼也云子曰云云者牛嫌也君子之行不啻不憂懼而已故又語之云子曰云云者內省謂反自視己心也疾病也言人生若外無罪惡內付視己心無有慙病則何所憂懼乎註孔安國曰至解之云言牛常慙其兄之罪過及己故孔子釋云君子不應憂懼者也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註鄭元曰牛兄相

繼行惡死喪無日我獨為無兄弟也子夏曰商聞



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  
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  
弟也註苞氏曰君子疎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  
以禮親也司馬牛憂至弟也。云司馬牛憂者  
孔子前答云君子不憂也云曰人云云者此所憂  
之事也亡無也牛兄行惡必致殘滅不且則夕即  
今雖暫在與無何異故云我獨亡也云子夏曰商  
聞之矣者商子夏各也聞牛之言故自稱各而為  
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已故云聞之云死生有命富  
貴在天者此是我所聞為說不須憂之事也言死  
生富貴皆稟天所得應至不可逆憂亦不至不可  
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  
富貴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於事為切故  
云命富貴比死生者為泰故云天天比命則天為

也綏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稟之性分富貴者所遇之  
通塞人能命養之以福不能令所稟易分不可  
易命也能脩道以待質不能遭時必泰泰不可必  
天也天之為言自然之勢運不為上人之貴賤也  
云君子敬而無失者死生富貴既理不易故當委  
之天命此處無憂而此句以下自可人事易為脩  
理也敬而無失是廣愛衆也君子自敬己身則與  
物無失者也云與人恭而有禮者此謂恭而親仁  
也人猶仁也若彼有仁者當恭而禮之也云四海  
之內皆為兄弟也者疎惡者無失善者恭禮故四  
海九州皆可親禮如兄弟也云君子何患乎無兄  
弟也者既遠近可親故不須憂患於無兄弟也  
註苞氏曰至親也。疎惡解敬而無失友賢釋與人恭而  
有禮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愆不行焉可謂明  
也



也已矣註鄭元曰諸人之言如水之浸潤以漸成

人之禍也馬融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也浸潤之諸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註

馬融曰無此二者非但為明其德行高遠人莫能

及之也註子張問至已矣。云子張問明者問人

則人易曉也浸潤猶漸漬也諸讒謗也夫拙為讒者

受而不覺如木之浸潤漸漬久久必溼也故謂能

上之薄縹也愬者相訴訟也拙相訴者亦易覺

也若巧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為如人皮膚

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

人者為膚受之愬也云不行云云者言人若覺彼

浸諸膚訴害使二事不行則可謂為有明也云浸

潤云云者又廣答也言若使二事不行非唯是明

亦是高遠之德也孫綽云問明而及遠者其有高

旨乎夫賴明察以勝讒猶火發滅之以水雖消災

有方亦已殆矣若遠而絕之則依根元凌鑑巧無

迹而遠體默全故知二辭雖同而後愈深微顯

之義其在茲乎顏延之云諸潤不行離由於明明

見之深乃出於體遠體遠不對於情偽故功歸於

明見斥言其功故曰明極言其本故曰遠也註

鄭元曰至禍也此巧諸者。馬融曰至實也。巧

者即虛妄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

曲曰使相類則當云皮膚外語非內實也

者即虛妄則謂為膚受也然馬此注與鄭不類也若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令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

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曰必不得已而



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不信不

立註孔安國曰死者古今常道也人皆有之治邦

不可失信也子貢問至不立云子貢問政者

之也食為民本故先復是食也時遠復須防衛故

次足兵也雖有食有兵若君無信則民衆離背故

必使民信之也云子貢曰云云者已止也子貢又

必使除三事之一而餘不得止則三事先去何者

耶云曰夫兵者害也兵比二者為劣若事不獲已

則先可去兵也云曰必云云者子貢又問雖餘食

信二事若假令又被逼使去二事一則先去何者

也云曰去食者孔子又答云若復被逼去二中之

一則先去食云云云者孔子既答云去食又

恐子貢致嫌故更此為解之也言人若不食乃必

致死雖然自古迄今雖復食亦未有一人不死者

是食與不食俱是有死也而自古迄今未有一國

無信而國安立者今推其二事有死自古而有無

信國立自古而無今寧從其有者故我云去食也

故李充云朝聞道夕死孔子之所貴捨生取義孟

柯之所尚自古有不亡之道而無有不死

之人故有殺身非喪己苟存非不亡己也

棘子城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註鄭元曰魯說

云棘子城衛大夫也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

也駟不及舌註鄭元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

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舌也文猶質也質猶文也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也註孔安國曰皮去毛曰

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



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棘子城曰至韜也。云棘子城曰云云者

棘子城云君子所行但備質樸而足何必用於文

也夫子謂呼子城為夫子也言汝所說君子用質

不用文為過失之甚故云借乎夫子說君子云

不及舌者此所借之事也細四馬也古用四馬其

率一車故呼四馬為駟也人生過言一出口則雖

四馬駟足追之亦所不及故云駟不及舌也云文

猶質也質猶文也意更為子城解汝所說君子用

質不用文所以可惜之理也將欲解汝所說此先述

其意也言汝意云云文猶質猶文故曰何用文為

者耳云虎豹云云者述子城意竟故此又譬之不

可也韜者皮去毛之稱也虎豹所以貴於犬羊者

政以毛文炳蔚為異耳今若取虎豹及犬羊皮俱

滅其毛唯餘皮在則誰復識其貴賤別於虎豹與

犬羊乎譬於君子所以貴者政以文華為別今

遂若使質而不文則何以別於君子與眾人乎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

徹乎註鄭元曰盍者何不也周法十一而稅謂之

徹徹通也為天下通法也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

其徹也註孔安國曰二謂十二而稅也對曰百姓

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註孔安國曰

孰誰也哀公問至與足。云哀公問云云者魯

積年饑荒國用不足公苦此惡故問有若求不饑

而用足之法也云有若對曰盍徹乎者盍何不也

徹謂十而稅一也魯起宣公而十稅二至于哀公

亦猶十二賦稅既重民飢國乏由於十二故有若

答云今依舊十一故云何不徹也云曰二云云者

公聞有若使為十一故拒之也言稅十取二吾國

論語集注卷之六



家之用猶尚不足今若為令我十而取一乎故云  
 如之何其徹也云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者有  
 若蒼君所以合十一之理也言君若輕稅則民下  
 百姓得寬各從其業業從人寬則家家豐足民既  
 豐足則豈有事君而不足耶故云百姓足君孰與  
 不足也孰誰也云百姓不足則君孰與不足者又云君  
 既重稅一則民從公先豐二則貧無糧故家家  
 食空竭人人不足既人人不足故君豈得足故云  
 君誰與足也故江熙云為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  
 謂足豈可足己而謂之足也夫儉以足用寬以愛  
 民日計之可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不足而日計  
 可有餘歲計則不足而歲計則有餘十二而不足而日計  
 是揚湯止沸疾行遁影有子之通所以發德音者也  
 註鄭元曰至法也。徹字訓通故漢武名徹而  
 改天下宜言徹者一切云通也今依王制云古者  
 公田藉而不稅鄭元曰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公  
 田美惡取於此不稅民之所自治也孟子曰夏后  
 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則所

云古者謂殷時也其實皆十一也侃案如記注夏  
 家民人盛大則一夫受田五十畝殷承夏末民人  
 稍少故一夫受田七十畝周承於紂人民凋盡故  
 一夫受田百畝三代雖異同十分徹一故徹一為  
 通法也夏云貢者是分田與民作之所獲隨豐儉  
 十分貢一以上於王也夏民猶淳少於殷詐故云  
 貢也殷人漸澆不復所可信故分田與民十分取  
 一為君借民力以耕作於一年豐儉隨其所得還  
 君不復稅民私作者也至周大文而王繼內用夏  
 之貢法所以然者為去王近為王視聽所知兼鄉  
 遂公邑之吏日夕從民事為其役之以公使不得  
 恤其私也若王畿外邦國諸侯悉用殷之法所  
 以然者為諸侯專一國之政貪暴稅民無法故也  
 故詩有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宣公十五年初稅  
 畝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案此二文  
 說既有公私稅又云不過藉則知諸侯助法也又  
 以周禮載師論之則畿內用夏之貢法其中  
 有輕重輕重不同自各有意此不復具言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註苞氏曰辨別也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註苞氏曰徙義見義則徙意從之也愛之欲其生也惡之欲其死也既欲其生也又欲其死是惑也註苞氏曰愛惡富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註鄭元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以是為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也註子張問至以異德辨惑者問求崇重有德辨別疑惑之法也云子曰云云者此答崇德義也言若能復以忠信為主又若見有義事則徙意從之此二條是崇德之法也云愛之欲其生者此答辨惑也中人之情不能

忘於愛惡若有人從己已則愛之當愛此人時必願其生活於世也云惡之云云者猶是前所愛者而彼忽違己已便憎惡憎惡之既深便願其死也猶是一人而愛憎生死起於我心我心不定故為惑矣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者引詩證為惑人之言生死不定之人誠不足以致富而只以為異事之行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註孔安國曰當此時陳恒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也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註孔安國曰言將厄也陳氏果滅齊也註齊景公問至食諸。



云齊景公問政於孔子者子時齊弱為其臣陳恒所制景公患之故問政方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隨其政惡而言之也言為風政之法當使君行君德故云君君也君德謂惠也臣當行臣禮故云臣臣也臣禮謂忠也父為父法故云父也父法謂慈也子為子道故云子子也子道謂孝也云公曰云云者公問孔子言而服之也言我國信有此四事也云雖有云云者諸之也公又言國既方亂我雖有粟米俸祿我豈得長食之乎江熙云景公喻旨故復遠述四弊不食粟之憂善其誠言也。註孔安國曰至齊也。後陳恒弑齊君是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註孔安國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唯子路可也子路無宿諾註宿猶豫也子路篤

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也

子曰至宿諾。云子曰云云者片猶

偏也折獄謂判辨獄訟之事也由子路也夫判辨獄訟必須二家對辭子路既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也一云子路性直情無所隱者若聽子路之辭亦則一辭亦足也故孫綽云謂子路心高而言信未嘗文過以自衛聽訟者便宜以子路單辭為正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也非謂子路聞人片言而便能斷獄也云子路無宿諾者宿猶逆也諾猶許也子路性篤信恐臨時多故曉有言不得行故不逆言許人也。註孔安國曰至可也。就此注意亦得兩通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註苞氏曰言與人等也必也使

無訟乎註王肅曰化之在前也

子曰至訟乎。云子曰云云者

孔子言若有訟而使我聽出決之則我與人不異故云吾猶人也云必也使無訟乎者言我所以異



於人者當訟未起而化之使不訟耳故孫綽云夫訟之所生先明其契而後訟不起耳若訟至後察則不異於凡人也此言防其本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註王肅曰言為

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也子張問至以忠云云子張問政者問為政方

懈倦又凡所行用於民者必盡忠信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註

鄭元曰弗畔不違道也子曰至矣夫云約之

云亦可以弗畔矣夫者畔違背也言人廣學文章而又以禮自約束則亦得不違背正理也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子曰

是云子曰云云者美與己同故成之也惡與己異故不成之也云小人反是者惡與己同故成之也美與己異故不成之也故與君子反之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而正

孰敢不正註鄭元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季康子問至不正云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者

亦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云孔子對曰政者正也者解字訓以答之也言所以謂治官為政者政

訓中正之正也云子帥而正孰敢不正者又解政所以訓正之義也言民之從上如影隨身表若君上自率己身為正之事則民下誰敢不正者耶李充云我好靜而民自正也註鄭元曰至帥也帥猶先也既為上卿故為同朝諸臣之先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不欲雖賞之不竊註孔安國曰欲多情欲也言民化于上不從

其所令從其所好也註季康子患至不竊。云季

內多偷盜故問於孔子求除盜之法也云孔子

猶盜也言民所以為盜者由汝貪欲不厭故民從

汝而為盜耳若汝心苟無欲假令重賞於民令民

為盜則民亦不為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竊是不從其所令也註孔安國曰至好也。雖賞不

而民為之不止是從其所好也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註孔安國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也孔子對曰子

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註孔安國曰亦欲令

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

之化於上也註季康子問至必偃。云季康子問

為政欲并殺無道之人而成就爵祿有道者其事

好不故云何如也云孔子對云云者孔子不許其

殺也言汝自為政為政由汝為用多殺乎云子欲

善而民善矣者民有道無道終由汝汝若善則

民自善自善豈復無道乎今之無道由汝無道之

故也云君子云云者更為民從上之警也君子人

君也小人民下也言人君所行其德如風也民下

所行其德如草也尚猶加也偃臥也言君如風民

如草草上加風則草必臥東西隨風也

民從君也。註偃仆也。亦亦隨臥也

禮記卷之六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註鄭元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也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註馬融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見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也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註馬融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夫聞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註馬融曰此言佞人也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違安居其僞而不自疑者在邦必聞在

家必聞註馬融曰佞人黨多也

註子張問至必聞云云子張問云

云者士通謂丈夫也達謂身命通達也子張問為士之法何若為德行而謂得為達士耶云子曰云者孔子知子張意非故反質問之也言汝意謂若為事是達而問之也故云何哉爾所謂達者卿大夫也子張答云己所謂達者言若仕為諸侯及卿大夫者必遊使有聲譽遠聞者是為達也云子曰是聞也非達也者孔子曰汝所言者則聞耳非是達也繆協云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為名者眾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偽敦實者歸真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云夫達者質直而好義者既謂子張之達是聞故此更為其說達也言夫達者質性正直而所好者義也云察言而觀色者達者又能察人言語觀人容色者也云慮以下人者既察於言色又須懷於謙退思以下人也云在邦云云者此人所在必有此諸行以達於人故







若能如此豈非崇德與言其是也故危甯云物莫不避勞而處逸今以勞事為先得事為後所以崇德也云攻其云云者答脩德也攻治也言人但自治己身之惡改之為善而不須知他人惡事若能如此豈非脩德與云一朝云云者答辨惑也君子有九思忿則思辱故若人觸威者則思後有患難不敢遂肆我忿以傷害於彼也若遂肆忿忘於我身又災禍及己觀此則已為惑故宜辨明知而不也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智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註苞氏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為直也樊遲退見子夏曰嚮也吾見於夫子而問智子曰舉直錯諸枉

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是言乎註孔安國曰富盛也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仁者遠矣註孔安國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樊遲問至遠矣云云樊遲者樊遲又問智也云子曰知人者曰愛人也云問智人者則為智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達也曰能知人之言而未曉也云樊遲未達者達猶達也曰能知也枉邪也樊遲既未曉知人之言故孔子及為說之也言若舉正直之人在位用之而廢置邪枉之人不用則邪枉之人皆改枉為直以求舉也云樊遲退見子夏者樊遲猶未曉舉直錯諸枉之言故



退而往見子夏欲問之云曰魯云云者樊遲見  
於子夏而述夫子之言問之何謂也云子夏曰富  
哉是言乎者子夏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  
富盛也云孔子之言甚盛云舜有云云者引事以  
若舉直錯枉也言舜有天子之位選舉者民衆中舉  
得舉也云遠矣即之則舉直也而仁者不敢爲  
非故云遠矣即之則舉直也而仁者不敢爲  
遲猶未曉故又舉一條事蔡謨云何謂不仁者遠  
便枉者直是化之言也孔子言其化則子夏謂之去者  
亦爲商之未達乃其化也孔子言其化則子夏謂之去者  
湯之知人舉伊尹之使也無緣說其道化之美舜  
美但言不仁者去夫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異邦賢愚相殊是亦遠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  
也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  
也案蔡氏之通與孔氏無異但孔氏云不仁者遠  
少爲紆耳若味而言之則遠  
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以善導之否則止無自辱焉

註苞氏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導之不見從

則止必言之或見辱也子貢問至辱焉云云

道也云子曰云云者朋友中切磋若其有不善當

盡己忠告語之又以善事更相誘導也云否則

而不重告也若重告不止則彼容反見罵辱故云

無自辱焉。註苞氏曰至辱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註孔安國曰友以文德會也

以友輔仁註孔安國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

成己之仁也註曾子曰至輔仁云會子曰

以文會友者言朋友相會以文

友相會以文

友相會以文

友相會以文

友相會以文



為本也云以友輔仁者所以須友者政以輔成己仁之道故也

論語集解義疏卷第六



